

从泰山到东海抑或是从东海到地下

关于北宋中期以前买地券中一类常见用语的讨论

费和平

(南京大学历史学系 江苏南京 210093)

内容提要 在讨论中国东南地域之江西地区(兼及湖北部分地区)墓葬出土的北宋中期以前买地券中“东海”、“水中鱼”、“高山鹿”等常见用语的含义以及唐宋时期“张坚固”、“李定度”身份之变化的基础上,可以初步得出这样的推论:如果说从前秦到唐初的数百年里在新疆吐鲁番地区还有可能存在着“东海”信仰的话,那么在两宋时期的江西、湖北地区,昔日有关“东海”的观念和记忆正在逐渐消退,到了南宋,已基本消失于人们的脑海中,连同隐没的还有这一观念可能代表的某种有关死后世界的信仰,与它们一起湮灭的还有水中鱼、高山鹿和天上鹤这些居住于东海边的神灵;“张坚固”、“李定度”的新身份或许意味着一种新的冥世信仰。

关键词 买地券 宋代 东海 江西

中图分类号 K877.9 K892.22

文献标识码 A

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考古学发掘与研究的迅速推进,特别是近三十年来,在中国东南地域之江西以及湖北地区出土宋墓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大量的买地券。在这些买地券中,常可见到水中鱼、高山鹿、天上鹤、东海以及张坚固、李定度等名称。目前所知,这类词语早在魏晋南北朝时就已相继出现^[1]。此类用语的历史内涵,特别是关于它们在两宋时期江西以及湖北地区的文化涵义,已有学者做过精湛独到的研究^[2]。拙文拟在前贤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这一问题试作进一步的探讨。

从高昌时期的吐鲁番随葬衣物疏到宋代江西、湖北买地券中常可见到表达形式相似的一类用语,该类用语在宋代买地券中常写作“若要相寻觅,但来东海边”(或“要相见,东海左道边”、“若要相寻觅,但来东海海东边”、“若要来相见,但来东海伴”等等,用字略有区别,但语义大致相同)。在吐鲁番随葬衣物疏中,类似的表达形式为“若欲求,海东头;若欲觅,海西壁”^[3],并且在此句之前又常常出现这样几个字:“时人张坚固、李定度,在该句之后则往往是:“不得奄遏停留,急急如律令。那么去东海边寻觅的是谁呢?是去寻觅张、李,还是去寻觅死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直接

影响到如何理解和分析此类表达及相关用语的历史含义。有学者主张,这类用语的意思是说,如果要找死者的话,可来东海边,即要寻觅的不是张、李,而是随葬衣物的主人,并进而认为,其大意似指死者所要寻求前往之地,是“海”的某个地方。此处“海”即指东海,“五道”仅是死者途径之地,其最终的归宿之地是“东海”,“不得奄遏停留,急急如律令”,似是针对五道大神而言,意即遵照相关律令,让死者速速归往东海,不得在途中有所阻留,这种在吐鲁番出土众多衣物疏中所体现出来的死者归东海的说法,无疑是那一时期当地民众盛行的一种冥世观念或信仰,在江西、湖北宋代买地券中经常出现的“书人张坚固。见人李定度。若要相寻,但来东海。急急如律令。或类似字句表达的是同一种信仰,即“都有人死归于东海之观念”^[4]。但关键问题是,湖北、江西的宋元买地券与吐鲁番随葬衣物疏中相类似的字句表达的是同一种意思吗?能否彼此用来互相印证?它们之间彼此相隔至少三四百年以上,而这三四百年间正是学界所谓“唐宋变革”的关键时期,在这数百年里,相同或相类的字句,其前后表达的意义是否也已经“变革”了呢?我们认为

收稿日期 2012-01-20

作者简介 费和平(1979-)男,南京大学历史学系2008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文化遗产。

它们在购买券中的身影所意味着的历史背景和内涵可能并不相同。

迄今所见,在吐鲁番所出衣物疏中,最早出现“海”字的似当属阿斯塔那170号墓所出《高昌章和十三年(543年)孝姿随葬衣物疏》。刘安志先生指出:该衣物疏的性质应为“移书”或“移文”,以此衣物疏为分界,吐鲁番所出公元543年以后的衣物疏之名称应统一改订为“移文”^[5]。为了论述方便,兹将该“移文”与本文相关的部分内容引述如下:

章和十三年水亥岁正月任(壬)戌朔,十三日甲戌,比丘果愿

敬移五道大神。佛弟子孝姿持佛五戒,专修

十善,以此月六日物故,适(经)涉五道,任意所适。右上

所件,悉是平生所用之物。时人张坚固、季(李)

定度。若欲求海东头,若欲觅海东辟(壁)

不得奄遏停留,急急如律令^[6]。

“海”即东海^[7]。吐鲁番所出“移文”中更为常见的是“若欲求海东头,若欲觅海西壁”。“移文”中这句简约的表达使得现代阅读者产生两个疑问:其一,实施“欲求”、“欲觅”行为的即欲求者、欲觅者到底是谁?其二,欲求、欲觅者前往“海东头”、“海西壁”寻找的又是谁?也即居住于东海边的是谁呢?对此,有一种见解认为:住在东海边的不可能是张、李二人,而是死者,因此,若要寻觅死者,可来“海东头”、“海西壁”,并强调“如果把‘海东头’、‘海西壁’理解为知见人张坚固、李定度的所在,那么,死者究竟归往何地呢?不得奄遏停留,急急如律令”一语又当如何理解?我们很难由此对“移文”所记全部内容得到通贯的理解,吐鲁番所出诸“移文”中,有关“海东头”、“海西壁”之类的记载,大概仅是为了文字表达的顺畅,并不表明有海东、海西这两个地方。死者毕竟只有一人,不可能分身两处,既住于东海东面,又住于东海西边,因此,对“海东头”、“海西壁”的理解,似不可太过拘泥^[8]。其实,在笔者看来,如果把“去往‘海东头’、‘海西壁’”求觅的对象解释为张、李二人,语意似更为通畅,与“东海信仰”的立论也并不矛盾,或许还阐释得更为贯通,即:“移文”中所指住在东海边的人系指张坚固、李定度,他们二人具有为死者书契、保见的资格与能力,乃是地下世界或冥世的神灵,能保护死者不受鬼怪侵害,他们所居住的“东海”正是冥间的世界,也是携带“移文”、可“经涉五道”,任

意所适的死者要去的或想要和应当(在生者看来)去的最终归宿地。

如果将该句解释为死者住在东海边,那人们为什么要去寻觅死者呢?又是什么人想要去冥间所在的“东海”寻找死者呢?活着的人当然不想去“东海”寻访死者,去了便无返回之日。中国古人历来害怕逝者的鬼魂注连生者,所以东汉以来盛行“解注”之术,要举行种种仪式来安镇死者,以断绝墓中死者可能给生者带来的各种不幸,迄今不变。《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经注》卷中“塚讼征呼,先亡复连”下注云:“冢者,先亡坟墓。征呼者,因阴司考谪,乃追及生人。复连者,先亡传尸,连累生人。又《金锁流珠引》卷二五云:为鬼入人宅,妄求生人魂魄代死,遂作注祟,祟家中生人道士可与救断禁之止,令断生死。”^[9]《赤松子章历》卷四“断亡人复连章”有云:“上请本命君十万人,为某解除亡人复连之气,愿令断绝。生人魂神属生始,一元一始,相去万万九十余里。生人上属皇天,死人下属黄泉。生死异路,不得扰乱某身。1975年出土于洛阳的东汉光和二年(179年)王当买地券中有:无责生人、父母、兄弟、妻子,家室生人无殃,各令死者无适负,即欲有所为,待焦大豆生,铅卷华荣,鸡子之鸣,乃与诸神相听。何以为真(镇)?铅卷尺六为真(镇)。”^[10]流行于中国上下数千年之镇墓文的主要目的与功能便是压镇鬼神、死者。罗振玉所辑东汉末铅券之《刘伯平镇墓券》中载:“魅鬼尸注,皆归墓丘,大(泰)山君召相念,苦勿相思,生属长安,死属大山,死生异处,不得相防(妨),须河水清,大山有天帝教,如律令。”^[11]1963年出土于河南密县后土郭东汉画像石墓中的陶罐镇墓文载:“黄帝镇冢,中闭臧(葬)户,死人行阴,生人行阳,各自有分画,不得复交通。”^[12]1944年敦煌出土的年代大约为两晋时期的翟宗盈陶罐文载:“翟宗盈,汝自薄命蚤终,寿穷算尽,死见八鬼九坎,太山长阅(?)汝自往应之。苦莫相念,乐莫相思,从别以后,无令死者注于生人。祠腊社伏,徼于郊外,千年万岁,乃复得会,如律令!”^[13]书写这些内容的目的都是在告诫死者不得注忤生人。江西彭泽北宋元祐五年(1090年)易氏八娘墓出土的柏人木简上也记载着类似观念的文字:“歿故亡人易氏八娘移吉,蒿里父老、天帝使者、元皇正法使人迁葬,恐呼生人,明敕柏人一枚,宜绝地中呼讼。若呼男女,柏人当;若呼□师名字,柏人当;若呼家人,柏人当;若呼兄弟,柏人当;若呼戚门论诉,柏人当;若呼温黄疾病,柏人当;若呼田蚕二业、六畜牛羊,柏(下漏

缺 人当 两字) ;若呼一木二木 柏人当 ;若呼不止 柏人当。急急如律令。^[14]生者似欲以柏人替代生人 ,解决死者相思、相念之苦及其在地下世界的种种需求、困难 ,以免连累生人 ,同样有压镇、安抚的作用。直至今日 ,在陕西地区仍然流行在棺木上放置券砖券瓦 ,以压镇死者^[15]。由上可见 ,自古及今 ,生人是不愿意与死者相会的 ,更不会主动去寻觅死去之人。因此阿斯塔那 移文 中 欲求 、欲觅 之人不可能是生者。且如果是生者欲图去 求 、觅 死者 ,其目的又何在呢 ?既不合解注、安镇的传统 ,也无法从 移文 中得到解释。

那么 ,如果将 若欲求 一句解释为 若欲寻觅死者 ,可来东海边 ,则欲去东海边寻觅死者的到底是何人呢 ?当然不可能是恶鬼恶神 ,也不可能是五道大神 ,他们若欲寻觅死者 ,只须当路拦截 ,奄遏停留 便是 ,无须跑到东海边。所以综合来看 ,若欲求 海东头 若欲觅 海西壁 表达的不大可能是 若要寻找死者的话 ,可来东海东岸 。就 移文 来看 ,此句意思只可能是 如果要寻觅张坚固、李定度 ,可以到海东头、海西壁。而寻觅张、李的原由也很容易得到解释 :移文 是死者的通行证 ,由担当 书人 、见人^[16]且居住于 东海畔上 的张、李二神出具或保见 ,谁若有疑问 ,可来东海边张、李的居处查证。有疑问的可能是谁呢 ?当然不会是生者。凡恶鬼恶神和欲图 奄遏停留 的五道大神及冥世一切神灵皆可来东海边核实。甚至欲觅、欲求者中也有可能包括死者本人 ,因为那里(东海)是张、李等仙、灵居住的世界 ,也是 东海信仰 中死者最终的归宿地 ,而该句乃是指示可 任意所适 的死者如何去往 东海 这一亡灵的归宿地。

在吐鲁番所出诸 移文 中 ,有个别先写 若欲求 海东头 ;若欲觅 海西壁 ,然后再写知见人张坚固、李定度的名字^[17] ,对于这样的记载 ,有学者认为 :无论作何解释 ,都很难从中推出 东海 是张坚固、李定度所在地这样的结论。^[18]查吐鲁番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古墓出土的诸衣物疏^[19] ,绝大部分都是先写张、李的名字 ,再写 若欲求 海东头 ;若欲觅 海西壁 。这些衣物疏错漏的不少 ,可能出于文化水平不高的术士之手 ,常常将张、李的名字写错 ,如 张定士、利坚固 、史坚固、张定杜 、天坚固 之类 ,又常见脱漏、错讹 ,因此 ,不排除将张、李名字置于后的情况也仅是一种个别的、不具有普遍意义的错讹、颠倒。故此 ,这种罕见且有可能属次序颠倒的事例便难以说明问题。

不过 ,我们的这种新解释也并不与前贤关于 东海 信仰的立论相抵触 ,笔者倒是倾向于赞同

这种观点。此暂不详论。只是在阿斯塔那随葬衣物疏或 移文 出现 (东)海 一词后的四百到七百多年后的江西、湖北是否仍然存在这同一种信仰呢 ?这颇值得探讨。

除了 书人 :张坚固 ;见人 :李定度。若要相寻 ,但来东海。急急如律令。、时人 :张坚固、李定度。若欲求 海东头 ;若欲觅 海西壁。(或类似字句)(我们暂将其统称为 形式一)这样的表达形式外 ,在宋代江西、湖北地区还有一类更为常见的表达形式(我们称之为 形式二) ,与前一种形式略有区别 ,即 :

何人书 ?水中鱼 ;何人读 ?天上鹤。鹤何在 ?飞上天 ;鱼何在 ,入深泉。若要相寻觅 ,但来东海海东边。急急如律令。^[20]

或

何人书 ?海边鱼 ;何人读 ?山头鹿。(鹿)读了上高山 ,鱼书了入深泉。如有人相寻觅 ,但来黄河东海边。急急如律令敕。^[21]

诸出土地券有类似内容者 ,字或多或少 ,但大致意思相同。对于这些表达形式 ,曾有学者指出 :很显然 ,此处 东海 ,既与张坚固、李定度无关 ,也与鱼或鹿无涉 ,应是死者所在之地。而且 ,券文中多有这样的记载 ,如 要相见 东海左道边 等 ,其意都是指要相见的是死者本人 ,如果要见的是张坚固、李定度或鱼、鹿、鹤等 ,试问券文如此书写的目的何在 ?更何况 , (鹿)读了上高山 、白鹤书了上青天 之类的记载 ,都充分表明鹿、鹤归地是 高山 和 青天 ,而不是东海。基于以上几点分析 ,我们认为 ,那种把东海视为知见人张坚固、李定度之所在地的说法 ,恐怕很难成立。^[22] 如果要见的是张坚固、李定度 ,券文如此书写的目的何在 ?这一点 ,我们前面已作了解释。至于鱼、鹤、鹿等 ,既然能书、能读此券 ,自然并非常物 ,亦是一类神灵 ,去见鹿、鹤、鱼 ,当然也是去释疑、求证 ,或即是死者去寻觅那片地下神灵居住的冥世或者神仙世界。湖北英山等县博物馆所藏地券中有 何人书 ?海边鱼。^[23]、此是何人书 ?东海鲤鱼书。^[24]、白鹤书了上青天 ,鲤鱼读了归东海。□□(若要)相见 ,但来东海处天边。^[25] 这些恰恰表明鱼乃至鹤、鹿应是东海边之物。在中国古代的一般观念中 ,东海乃水天相接之处 ,那里有山、有水 ,上接青天 ,下连深泉 ,是神仙居住的地方 ,海中蓬莱、方丈、瀛洲等仙山是人们梦寐以求、趋之若鹜的仙境。鲤鱼居于东海深处 ,白鹤则在东海的青天之上 ,而鹿自然居住于蓬莱等仙山之中。因此 形式二 中居于东海的应

当是鱼、鹤、鹿,而不是死者,至少其直接所指并非死者。那么由此往前推论,形式一中所言居于东海者应当是张、李二人。只是形式二较形式一更为虚化,已经不是具体的人名,而变成一类神灵性质的动物了。

江西吉安王氏二娘墓(974年)出土的甲型买地券^[26]载有(标点为笔者所加):谁为书,水中鱼;谁为读,山中鹿。鹿何在?上高山。鱼何在?入深泉。急求之不得,觅之不见,欲觅相见,直待来□□处相见。急急如律令。^[27]此段文字对于解读“欲觅”、“欲寻”的到底是何人比较重要。按该券中在“入深泉”和“欲觅相见”之间有“急求之不得,觅之不见”一句,联系上下文,其“急求”的对象应当是鱼、鹿,而非死者。如此,则“欲觅相见”的、“直待来”某处相见的对象也应当是鱼、鹿,而不是王氏二娘。

早在公元3世纪初,鱼、鹤即已现身于地券之中。出土于南昌的孙吴黄武四年(225年)浩宗买地券载:时任知券者,洛阳金僮子、鵠(鹤)与鱼,鵠(鹤)飞上□,鱼下入渊。^[28]鹤、鱼再次出场是在南京出土的西晋永宁二年(302年)大中大夫买地券中:若有问,谁所书,是鱼。鱼所在,深水游;欲得者,河伯求。^[29]欲得的对象当然是鱼,而非亡人、大中大夫。该券年代上与高昌衣物疏、宋元买地券相隔数百到上千年,但在谈及“鱼”时,句式相同、用语相类,前后两种表达形式当有渊源传承关系。因此,联系起来看,后世所谓“若欲求”、“若要相寻”的对象也应是张、李或鱼、鹤、鹿而非亡者。

1955年长沙出土了一件东晋升平五年(361年)衣物疏,其年代较之阿斯塔那诸衣物疏中最先出现“海”字的“孝姿衣物疏”还要早将近200年。该衣物疏中记载:周芳命妻潘氏,年五十八,以即日醉酒不禄,其随身衣物,皆潘生存所服饰,他人不得忘认诋债。东海童子书,书讫还海去,如律令。^[30]据此记载,我们可以明确两点。其一,该衣物疏的书写者为“东海童子”(这当然是真正的书写者即方术之士的假托),童子写完后要返回东海。联系前述高昌衣物疏和江西、湖北宋代买地券中关于张、李和鱼、鹤、鹿的记载,显而易见,“东海童子书,书讫还海去”(我们暂称之为形式三)与形式一、形式二表达的是相同或相类的意义,都是在传递这样的信息:券文或疏文的书写者或出具者、保见者为谁,他们的身份、姓名与居处为何,在“制完券”后,他们都去了何处,若有疑问,可以去哪里寻找他们。其二,形式三虽没有“若欲求,海东头;若欲寻,海西壁”或“若要相寻,但来东海边”之类的

用语,但既已写明书者为谁,写完后去了何方,那么形式一、形式二后半部分表达的意义也就包含在其中了。形式一、形式二虽未明言张、李或鱼、鹤、鹿乃东海之人物,但联系上下文,亦可知他们来自东海,制完券要返回东海。只是形式一、形式二特别强调了如果有谁对券、疏的合法性产生疑问,想要求证、寻讨,可以来东海边,同时也提醒与指示死者,若欲求“觅”、“相寻”神灵与归宿地,“但来东海”。故此,形式一、形式二与形式三虽表达上各有侧重,但表达的意义与传递的信息则大致相同。三者之间互相联系,代表了不同时代的地券特征。至于它们的演变历程与前后具体关系尚有待发掘。另外,潘氏地券还表明,如果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东海信仰”,那么这一信仰可能早在4世纪中叶就已出现^[31]。

总之,我们认为将形式一、形式二解释为“若要寻找死者的话,可来东海边”、“其意都是指要相见的人是死者本人”,这种说法是难以成立的^[32]。并且,如果说从前秦到唐初的数百年里在新疆吐鲁番地区还有可能存在着“东海信仰”,那么在两宋时期的江西、湖北地区恐怕已经没有了这种信仰了。

移文与地券不同。移文的性质类似关防凭证、通行证,随葬移文表明死者尚没有固定居所或还未到达最终归宿地,因此要将移文随身携带,并敬告五道大神,戒其“不得奄遏停留”,使死者能“任意所适”。而买地券却不同,它是购房凭证,持有买地券的死者已经通过合法手续取得了一块宅兆作为死后的居所,并将“永为山宅”。就江西地区宋墓出土的地券而言,其中常有类似“生居城郭,死归冢宅”、“生处閭浮,死安宅兆”、“为亡人万年冢宅”、“与亡人作千年寿地”^[33]之类的内容,可见,在生者看来,死者是要永远居住在其宅兆之内的,所以要卜地择时,慎重其事,还要为亡人获得占有冢宅的凭证即地券,以使“亡灵允执,永镇幽宅”^[34]。因此,两宋时期亡灵的最终归宿地并不是也不必是“东海”,而就在其亲属为他们精心选择的“宅兆”内。如果两宋时期存在着人死归于东海的观念,生者又何必为亡人建造“万年冢宅”呢?

那么,该如何解释“东海”在宋代地券中出现的意义呢?细细考察江西地区业已发现并公布的宋代地券,我们发现,“东海”在北宋时期的出现频率并不高,并且在北宋末年以后就消失不见了。笔者目前所搜集到的地券中,“东海”只现身4次。为观全貌,以便研讨,兹将这几道地券引录如下。

余江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李大郎地券^[35]载(笔者对标点略加改动):

维大宋国江南道饶州安仁县坊市段故亡李大郎,行年六十五岁,暂住南山看花,遇见仙人,赐酒一杯,迷而不返,命入黄泉。今用钱万万贯于张坚固、李定度边买得乙向地一坡,东止甲乙,南止丙丁,西止庚辛,北止壬癸,上止青天,下止黄泉,中殃(央)便是亡人李大郎墓宅,如有外人争占,捉为奴婢驱使。谁为书?水中鱼,谁为作?天上鹤。鹤何在?飞上天,鱼何在?入深泉。若要相寻觅,但来东海边。万万九千年。维大中祥符四年岁次辛亥十二月二十一日歿故亡李大郎随身地契一本。谨记。

又瑞昌天圣三年(1025年)陈僧义女地券^[36]曰(标点为笔者所加):

维宋江州德化县甘露乡双泉院迁化僧义女,于天圣三年岁次乙丑九月庚辰^[37]亡人陈僧义女寡命,奄今是冢,姓长岁利,月吉日,买冢地,付钱五千贯文,相次付,更无欠少。时知日知见与日交刀土下二千石四方营

都具长丘,暮夜功曹社稷见君启知,东西南北各有廿步属亡人,其地岁神北近冢之者不得横相侵夺,当诣土伯,法科罪山积不得其子孙当合亡人者安乐,生人富贵,事宦千千秋,万岁无有姆伤。何人书?书,何人读?读;非上天,有人来相(寻), (但)来东海边,急急如律令。

又横峰嘉祐三年(1058年)曹十四娘地券^[38]载(标点为笔者所加):

维嘉祐三^[39]岁次戊戌七月庚申朔十六日甲申,耶^[40]有大宋国江南道信州弋阳县招贤乡奉咸里童坑上社正娘姑女弟子曹十四娘,行年六十二岁,身亡,谨求山王里社社公土地篙竿一人老亡人,谨将钱银三万三千三百九十九贯九文九分,将买黄龙崖地一坟,东止甲乙青龙,南止丙丁朱雀,西止庚辛白虎,北止壬癸玄武,中央作亡人源郭。买其地,从路止,路不得妄有人争占。保人张坚固,见人李定度。是谁书?水中鱼。是谁读?天上鹤。若要相见,但来东庄^[41]边,急急如律令。

又彭泽元符二年(1099年)张愈地券^[42]记载:

维皇宋元符元年岁次戊寅二月二十五日甲戌,江州彭泽县五柳乡西城里,张君讳愈,享年七十岁。因往南山采药,遇见仙人饮酒,蒙赐一盅,至今酩酊不回。遂用金银钱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贯九文九分九毫九厘九忽,于武夷王彪^[43]买得北湓城山葬地一

穴。东止甲乙,南止丙丁,西止庚辛,北止壬癸,上止青天,下止黄泉,永为亡人之宅。

善神不得侵掳,占成

己卯年十月十一日归葬此地。书人张坚固,见人李定度。若要相寻,但来东海。急急如律令。

综合以上所引材料可见,包含“东海”一词的买地券全部集中于北宋时期,而笔者目前所掌握的江西宋墓出土北宋买地券总计有17道,“东海”的出现机率不到25%^[44]。

进贤出土的政和八年(1118年)吴愿地券^[45]中有“□(天)上鹤,鹤何在?飞上天。谁为□□□(读,水中)鱼,鱼何在?入深□(泉),其下漫漶不清,或许也提到了“东海”。但可以确定的是,此后直至南宋末年的所有买地券^[46]券文都不再提及“东海”。《从泰山到东海》一文所引用的几道含有“东海”一词湖北宋代地券也全都集中于北宋时期^[47]。这恐怕并非巧合。

至于水中鱼、高山鹿和天上鹤,它们在江西出土的北宋买地券中出现了6次^[48],在南宋买地券中只出现了2次或1次^[49],最后一次出现是在新余嘉泰三年(1203年)温氏地券中。

综合以上材料,我们倾向于认为:在宋代的江西、湖北地区,昔日有关“东海”的观念和记忆正在逐渐消退,到了南宋,已基本消失于人们的脑海中;水中鱼、高山鹿和天上鹤的命运与“东海”相类似,只略微好一点,但恐怕也难以避免最终被世人遗忘的命运,在它们最后一次出现时,高山鹿已经被误写为“高山禄”^[50],暗示着它们未来的命运了,所以,在(江西)宋代地券中出现频率越来越小的“东海”一词所意味的只是它末日的命运,由于传统的惯性,北宋时期人们偶尔还在地券中使用这一概念,但对其原先的确切含义可能已经不甚了了,恐更难具有“人死归东海”的冥世信仰,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南宋时期,在制作地券时人们基本忘却了“东海”这一历史上也许很流行的观念,连同这一观念可能代表的一种有关死后世界的信仰,与它们一起湮灭的还有水中鱼、高山鹿和天上鹤这些居住于东海边的神灵。

而张坚固、李定度两位地下神灵,由于其名字只具有中性、吉祥的含义,并不代表某个特定的方位或某种特别的信仰世界,因此可以通过转换身份继续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在阿斯塔那衣物疏中,张坚固、李定度是居住在东海边的神仙,一般充当知见人的角色。而到了两宋时期的江西地区,张、李两位除了继续做见人、保人外,还常

常担当起新的角色。

前引江西余江李大郎地券载：今用钱万万贯于张坚固、李定度边买得乙向地一坡。武宁崇宁四年(1105年)李宣义地券曰：卖地人张坚固，保见人李定广(度)，书契人伍子胥。德兴宣和四年(1121年)张公地券记有：地主张坚固，保人李定度，见人功曹，书人玄武。^[51]分宜庆元五年(1199年)彭氏念一娘地券：今将钱禾酒物于地主张坚固处，买得本县化全乡德全里地名长塘村申山寅向受(寿)地一穴。卖地人张坚固，牙保人李定度，书券人功曹，读券人主簿，时见人东王公、西王母，受地亡人彭氏念一娘。^[52]宜春开禧三年(1205年)郭细九地券载：奉钱玖千玖佰玖拾玖玖玖玖玖分就地主张坚固、李定度处立契买得其地，名杨桐山甘家屋侧。^[53]又瑞昌庆元五年(1199年)万三十地券和万三七郎地券皆记曰：此地与前件亡人作山宅，其系当日交与当处土地，外神不得侵。地里人张坚固、李定度。四神祈此，为有外神侵，速将照会太上奉行。急急如律令。^[54]

从目前所见买地券资料来看，张坚固或李定度担当地主角色在唐代中期以后才出现^[55]，而在此前(从南朝^[56]到唐初)的买地券中，他们一般充任的都是时知或保人的角色。上引资料表明，到了两宋时期的江西地区，张、李两位已经屡屡充当起卖地人或地里人，即他们的居处已经从东海搬至陆地，常常与亡人同里了。张、李二位的新身份代表的可能是一种新的冥世信仰，即宋以后新的地下阴间信仰，这种信仰的一些基本元素已经酝酿了很久，可以追溯得很远。它既不尽合于佛家的地狱思想、道教的冥世观念，也不同于早期的泰山信仰和东海信仰，但又与这些思想、观念相互关联、纠缠在一起。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两宋时期江西地区一般民众的冥世信仰并非东海，而是从东海(如果这种信仰真的存在过)逐渐转变为地下，并且到南宋时期，已经基本完成了这一转变。

[1]参王志高、董庐：《六朝买地券综述》，《东南文化》1996年第2期；鲁西奇：《六朝买地券丛考》，《文史》2006年第2辑；易西兵：《南朝买地券综论》，《东南文化》2009年第3期；刘昭瑞：《关于吐鲁番出土随葬衣物疏的几个问题》，《敦煌研究》1993年第3期；黄景春：《地下神仙张坚固、李定度考述》，《世界宗教研究》2003年第1期；黄景春：《早期买地券、镇墓文整理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4年度博士学位论文。

[2]近几年来有关这一问题的最主要论著是刘安志先生的大作《从泰山到东海——中国中古时期民众冥世观念转变之一侧面》(载《唐研究》第十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相关学术史可参看该文，此不赘。该文从探讨移文、买地券中东海的含义入手，通过对吐鲁番地区出土的随葬衣物疏(其所涉年代为前秦到唐初)和江西、湖北地区出土宋元地券以及一系列相关史料的细致分析，指出在公元6至13、14世纪的中国古代社会，人死归于东海这一观念是客观存在的，并在吐鲁番地区和江西、湖北等地区较为流行。这一新的冥世观念从南北朝一直延续到宋元时期，影响可以说十分深远，说明中国古代民众固有的冥世观念并没有因为佛教的盛行和影响而销声匿迹，而是自有其独特的历史发展轨迹。这篇小文主要是沿着刘先生大作所提供的精辟分析和线索，对相关材料试作进一步梳理。

[3]前揭刘安志《从泰山到东海》将该句标点为：若欲求海东头，若欲觅海西壁。(第372页)；刘昭瑞《关于吐鲁番出土随葬衣物疏的几个问题》则句读为：若欲求，海东头，若欲觅，海西壁。(第65页)；笔者以为后者的点断更加合理，既押韵上口，意思也更为清晰。

[4][18][22]前揭刘安志：《从泰山到东海》，第372~374、380、380页。

[5]有关此种性质移文的分类与定名及其与一般买地券的关系，参看刘安志：《吐鲁番所出衣物疏研究二题》，《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2辑，2005年；及氏著《跋吐鲁番新出〈唐显庆元年(656年)西州宋武欢移文〉》，《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3辑，2006年。

[6]见《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第2册，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61页，并参《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壹，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143页。

[7]前揭刘昭瑞：《关于吐鲁番出土随葬衣物疏的几个问题》，第65页；刘安志：《从泰山到东海》，第372页。

[8]前揭刘安志：《从泰山到东海》，第380页。刘昭瑞先生也认为：其意是说死者家人若要相寻，可往东海见之。见《关于吐鲁番出土随葬衣物疏的几个问题》，第65页。

[9]以上三段道教文献分别节引自明《正统道藏》第17册，第74~75页；第20册，第469页；第11册，第208页。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88年影印版。

[10]洛阳博物馆：《洛阳东汉光和二年王当墓发掘报告》，《文物》1980年第6期。

[11]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卷十五之《汉·铅券》，《贞松堂集古遗文》下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358~360页。罗振玉认为：河水清，大山，山下殆脱平字。此券由于残缺，纪年不可知，罗氏将其定为东汉末年，学界一般无异议。

[12]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密县后土郭汉画像石墓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7年第2期。

[13]夏鼐：《敦煌考古漫记(一)》，《考古通讯》1955年创刊号，第6页；并参王素、李方：《魏晋南北朝敦煌文献断年》，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第69~70页。

- [14]唐昌朴:《彭泽北宋墓》,《文物工作资料》1973年第3期,并参彭适凡、唐昌朴:《江西发现几座北宋纪年墓》,《文物》1980年第5期;王育成:《考古所见道教简牍考述》,《考古学报》2003年第4期。
- [15]黄景春:《西北地区买地券、镇墓文使用现状调查与研究》,《民俗研究》2006年第2期。
- [16]黄景春:《地下神仙张坚固、李定度考述》,《世界宗教研究》2003年第1期。
- [17]如阿斯塔那302号墓所出《高昌缺名(女)随葬衣物疏》载:若 海,海东头,若欲觅 海西辟(壁)。谁欲推觅者,东海畔上柱(住)。倩书里坚故,时见张定杜。见《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第5册,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22~23页,并参《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贰,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179页。
- [19]据党燕妮和翁鸿涛统计,吐鲁番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古墓所出衣物疏共计有65件,其中《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收有53件。关于吐鲁番出土的诸衣物疏在已出版文献中的分布请参党燕妮、翁鸿涛:《从吐鲁番出土随葬衣物疏看民间宗教观念的变化》,《敦煌学辑刊》2001年第1期。
- [20]湖北英山县博物馆藏:《宋元丰四年(1081)胡六娘地券》,转引自前揭刘安志《从泰山到东海》,第376页。
- [21]湖北罗田县博物馆藏:《宋潘五娘地券》,转引自前揭刘安志《从泰山到东海》,第375页。
- [23]湖北罗田县博物馆藏:《宋元丰五年(1082)王二十三郎地券》,转引自刘安志《从泰山到东海》,第375页。
- [24]湖北英山县博物馆藏:《宋崇宁二年(1103)延胡地券》,转引自刘安志《从泰山到东海》,第376页。
- [25]湖北黄梅县博物馆藏:《元至元四年(1338)李贵有地券》,转引自刘安志《从泰山到东海》,第377页。
- [26]此 甲型买地券 乃是该墓发掘、报告者所定之名称,而并非吴天颖先生在《汉代买地券考》(载《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中通过研究区分出的 甲型买地券 即早期买地券。王氏二娘墓中出土了两块买地券,报告者将另一块称为 乙型买地券 。
- [27]王吉允:《吉安发现一座北宋纪年墓》,《考古》1989年第10期。该券发掘报告有图版无释文,图版不是很清楚,为了更准确的理解 欲觅、欲寻 的到底是何人,现将券文抄录于后:维开宝七年,岁次甲戌十月乙 廿八日壬寅。今有江南西道吉州庆陵县宣化乡崇仁里梅潭村没故亡人王氏夫人,行年八十三岁,因向后园采花,路逢仙人,赐酒曰:此迷而不返之人。生居田宅,死还丘墓。谨用金银万万九千贯文于天地穴母处,买得地名半山,下舍丙向地壹坟,将与亡人王氏二娘永为山宅,其地东止甲乙,南止丙丁,西止庚辛,北止壬癸,(上止)皇天,下止黄泉。其地左有青龙,右有白虎,前有朱雀,后有玄武,内方勾陈,外方勾陈,分为界畔,乱 自 死灰烟起,中鸡子能啼,如此之时,不可顾问。谁为书,水中鱼,谁为读,山中鹿。鹿何在 上高山。鱼何在 下深泉。急求之不得,觅之不见,欲觅相见,直待来 处相见。急急如律令。 奉太上老君斩之。见人 张坚固,保人 李定度。直待来 后所脱疑为 东海 二字。
- [28]施蛰存:《北山谈艺录编续》,文汇出版社1999年,第146~147页,并参张传玺主编:《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04~105页。
- [29]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板桥镇石闸湖晋墓清理简报》,《文物》1965年第6期。
- [30]史树青:《晋周芳命妻潘氏衣物券考释》,《考古通讯》1956年第2期,并参湖南省博物馆:《长沙两晋南朝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
- [31]刘安志先生认为:人死归于东海观念可能最先出现于南方,时间大致在5世纪。见前揭刘安志《从泰山到东海》,第385页。
- [32]还应注意,券文的实际书写者 方家、术士或道人在券文末尾采用形式一、形式二或形式三,一方面是要模仿现实地契的格式,另一方面也是借托名他者来保护自身,以免受到鬼魂的 纠缠 。
- [33]以上所引分别出自江西瑞昌出土四娘地券(载瑞昌县博物馆:《江西瑞昌发现两座北宋纪年墓》,《文物》1986年第1期)、江西新干出土曾三十七地券(载陈柏泉:《江西出土地券综述》,《考古》1987年第3期)、江西临川出土朱济南地券(载临川县文物管理所:《临川温泉乡宋墓》,《江西历史文物》1986年第2期,并参陈定荣等:《江西临川县宋墓》,《考古》1988年第4期)、江西新余出土温氏地券(载彭适凡等:《江西分宜和永丰出土的宋俑》,《考古》1964年第2期)。
- [34]载于江西吉水出土的张宣义地券,见陈定荣:《江西吉水纪年宋墓出土文物》,《文物》1987年第2期。
- [35]倪任福等:《余江锦江纪年宋墓出土文物》,《江西文物》1990年第3期。
- [36]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昌厦公路广昌甘竹段墓葬发掘简报》,《南方文物》1999年第4期。
- [37]发掘报告原文此处空缺,但又无 形标识,估计原券 庚辰 后当有续文,如 殁故、亡没 一类。该墓发掘报告未发地券图版,此处引文依照原报告格式。又该券释文可能有许多错读、漏读之处,导致文理不通,大部分文句难以标点。
- [38]滕引忠:《江西横峰县大山坳宋墓》,《南方文物》1992年第1期。
- [39] 三 后脱一 年 字。
- [40] 耶 字当为 元 或 今 ,或即为衍字。原发掘报告未刊出该券图版,释文似有脱漏、误读。故有些地方亦难以句读。
- [41] 庄 疑当为 海 字,有待查证。若原文确为 庄 字,则具有特别意义。
- [42][45]陈柏泉:《江西出土地券综述》,《考古》1987年第3期。
- [43] 彪 字当为 處(处),报告者误认。

- [44]单就上述资料而言,东海一词在地券中出现的时间间隔越来越长,第一次出现与第二次出现间隔14年,第二次、第三次之间间隔33年,第三次、第四次之间相隔40年。这是考古发现结果的偶然所致,还是带有一种概率的必然?结合南宋时期东海在券文中的消失隐没这一情况来看,这种间隔时长的逐步增加也许表明当时可能存在这样一种现象:人们在地券中使用东海一词的频率越来越小。不过究竟如何,尚有待更多的考古材料验证。
- [46]此乃就笔者目前所掌握的江西出土买地券而言,江西出土的政和八年以后之宋代买地券,笔者目前搜集了24道。
- [47]前揭刘安志:《从泰山到东海》,第373~377页。刘文中还引用了一道湖北黄梅出土的元至元三年(1337年)李贵有地券,其中有“但来东海处天边”,但系孤例,难以比对,因此它到底具有多大范围的代表性便难以讨论。其与湖北、江西宋代含有东海一语之地券最后一次出现的年代相隔二百年,是旧时的延续,还是别有渊源,尚不得而知。
- [48]这六道北宋地券分别是吉安王氏二娘地券(974年)、余江李大郎地券(1011年)、瑞昌陈僧义女地券(1025年)、南城陈氏六娘地券(1057年)、横峰曹十四娘地券(1058年)、进贤吴愿地券(1118年)。南城陈氏六娘地券载薛尧:《江西南城、清江和永修的宋墓》,《考古》1965年第11期。其余见前注。
- [49]即瑞昌翟三郎地券(载周春香、何国良:《江西瑞昌白杨镇宋墓》,《南方文物》1993年第4期)和前揭新余温氏地券(1203年)。瑞昌翟三郎地券没有纪年,报告者推断该墓为北宋末南宋初。该券券首以“惟南善岁”开头,此种形式不见于笔者所知江西出土的南宋地券,而在北宋地券中可以见到,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该地券年代为北宋时期。南善乃佛教系统观念。惟南善形式在江西出土南宋地券中的消失,或许意味着佛教对当时江西乃至南方地区丧葬礼仪影响的某种程度或某个方面的衰落。
- [50]彭适凡等:《江西分宜和永丰出土的宋俑》,《考古》1964年第2期。
- [51]武宁李宣义地券与德兴张公地券皆参见陈柏泉:《江西出土地券综述》,《考古》1987年第3期。
- [52]李小平:《新余市渝水区发现南宋纪年墓》,《南方文物》1993年第1期。
- [53]涂师平、苏茂盛:《江西宜春袁州区出土南宋地券》,《南方文物》2004年第4期。
- [54]刘礼纯:《江西瑞昌县发现七座宋代纪年墓》,《考古》1992年第4期。
- [55]1975年江西弋阳县出土唐开成二年(837年)姚仲然买地券,券中载有:“今买当乡地作墓,当地价金银钱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文。地主张坚固,保人李定度,见人东皇公、西皇母。张坚固在地券中充任地主,这是目前所知最早一例。见陈柏泉:《江西出土墓志选编》,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549页。
- [56]黄义军等:《湖北鄂州郭家细湾六朝墓》,《文物》2005年第10期。此墓出土的刘宋元嘉十六年(439年)简谦买地券中所载张坚固、李定度,为目前所知最早记录。参前揭刘安志《从泰山到东海》,第372页;鲁西奇:《六朝买地券丛考》,第141~142页。

(责任编辑 张平凤)

From Mount Tai to the East China Sea or from the East China Sea to the Underground: A Discussion of the Common-Use Terms on the Land Certificates Prior to the Middle of the Northern Song Time

FEI He-ping

(History Department of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3)

Abstract: Discussions on the meanings of those common-use terms such as donghai (East China Sea), shuizhongyu (fish in the water), and gaoshanlu (deer in the mountain) regularly seen on the land certificates before the middle of the Northern Song and the changes to identify the landlords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may reason out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While the belief of the East China Sea might exist around Xinjiang area during the years between the former Qin and the Early Tang, the relevant ideas and memories were fading away at Jiangxi and Hubei from the Song and had almost disappeared when it came to the Southern Song; The beliefs of after-death world, which might be connected to the belief of East China Sea, as well as the sacred creatures living by the eastern coast including the fishes, deer and cranes also faded away; the new ways to call the landlords, which used to be specific names such as Zhang Jiangu and Li Dingduo, might refer to a new belief in otherworld.

Key words: land certificate; Song Dynasty; East China Sea; Jiangxi